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批评

脂砚斋批评本

红楼梦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批评 大江校点

脂砚斋批评本

红楼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 / (清)曹雪芹著 ; (清)脂砚斋批评.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729-720-8

I. ①脂… II. ①曹… ②脂…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②《红楼梦》评论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201号

- 书 名 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
著 者 (清)曹雪芹著 (清)脂砚斋批评 大江校点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88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57.75
字 数 1 231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20-8
定 价 70.00元(全二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85521756)

目 录

凡 例	1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3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3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21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2
第 五 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39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9
第 七 回 送宫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57
第 八 回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66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75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81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86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92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97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04
第 十 五 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10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16
第 十 七 回 至 第 十 八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26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45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56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璉	163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72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82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89
第 二 十 五 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98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08
第 二 十 七 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17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25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35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43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49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56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62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67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74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82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89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99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06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13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22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29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36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43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50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58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66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73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80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88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97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04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12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20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29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43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45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55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62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467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74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8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92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03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12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19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24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人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33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40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47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54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63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70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578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8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凉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99
第七十七回	俏丫环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607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617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29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634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641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648
第八十三回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656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664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71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79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86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9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顰卿绝粒	700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70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712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17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24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730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738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顰儿迷本性	74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752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61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67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73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79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87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92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799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805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811
第一〇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817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蘼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823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830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诘失人心	839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46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853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60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67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72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879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86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93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900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909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等忙乱。平儿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说来也好笑，等几日告诉你，如今没头绪呢，且也不得闲儿。”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环来了，说：“平姐姐可在这里，奶奶等你，你怎么不去了？”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平儿去了不提。

这里，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妈去，到宝姑娘房里给莺儿几句好话听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应了，和他妈出去。宝玉又隔窗说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说，仔细反叫莺儿受教导。”

娘儿两个应了出来，一面走着，一面说闲话儿。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春燕笑道：“妈，你若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的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补前文不足

处。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这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当下来至蘅芜苑中，正值宝钗、黛玉、薛姨妈等吃饭。莺儿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陪笑说“方才言语冒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等语。莺儿忙笑让坐，又倒茶。他娘儿两个说有事，便作辞回来。

忽见蕊官赶出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来，递了一个纸包与他们，说是蔷薇硝，带与芳官去擦脸。春燕笑道：“你们也太小气了，还怕那里没这个与他，巴巴的你又弄一个包给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的。好姐姐，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得接了。

娘儿两个回来，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也才进去。春燕便向他娘说：“只我进去罢，你老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便百依百随的，不敢倔强了。

春燕进来，宝玉知道回复了，便先点头。春燕知意，便不再说一语，略站了一站，便转身出来，使眼色与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的说与他蕊官之事，并与他硝。宝玉并无与琮、环可谈之语，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与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难为他想得到。”

贾环听了，便伸着头瞧了一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弯着腰向靴桶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说：“好哥哥，给我一半儿。”宝玉只得要与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不肯与别人，连忙拦住，笑说道：“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忙笑包上，说道：“快取来。”

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启奁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间还剩了些，如何没了？因问人时，都说不知。麝月便说：“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他们那里看得出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咱们好吃饭。”芳官听说，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贾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贾环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

原来贾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如今得了硝，兴兴头头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的银硝强。你且看看，可是这个？”

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声笑了，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彩云笑道：“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贾环看了一看，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也是好的，硝粉一样，留着擦罢，自是比外头买的高便好。”彩云只得收了。

赵姨娘便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怨他们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趁着这回子撞尸的撞尸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仇，莫不成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碴儿来问你不成？便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不成！”贾环听了，便低了头。

彩云忙说：“这又何苦生事，不管怎样，忍耐些罢了。”赵姨娘道：“你快休管，横竖与你无干。乘着抓住了理，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也是好的。”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崽子的气！平白我说你一句儿，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蹶摔这会子被那起屁崽子耍弄也罢了。你明儿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屁本事，我也替你羞。”

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说道：“你这么会说，你又不肯去，支使了我去闹。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呢？遭遭儿调唆了我闹去，闹出了事来，我捱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伏你。”只这一句话，便戳了他娘的肺，便喊说：“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起来，这屋里越发有的说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粉，便飞也似的往园中去了。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贾环便也躲出仪门，自去顽耍。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正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见赵姨娘气恨恨的走来，因问：“姨奶奶那里去？”赵姨娘又说：“你瞧瞧，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的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般两样掂人分量放小菜儿了。若是别一个，我还不恼。若叫这些小媚妇捉弄了，还成了什么！”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怀，忙问因何。赵姨娘悉将芳官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

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儿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儿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到头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倒不忌讳？你老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老自己掌不起来；但凡掌的起来，谁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乘着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头货，得罪了他们也有限的，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我在旁再帮着作证据，你老把威风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理。便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的。”赵姨娘听了这话，亦发有理，便说：“烧纸的事，我不知道，你却细细的告诉我。”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你呢。”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

可巧宝玉听见黛玉在那里，便往那里去了。芳官正与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忙都起身笑让道：“姨奶奶听饭，有什么事这等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前来便将粉照着芳官脸上撒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淫妇！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不过媚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一行哭，一行便说：“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他的。若说没了，又恐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便学戏，也没往外头去唱。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呢！”袭人忙拉他说：“休胡说！”赵姨娘气的上来便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

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抬头打滚，泼哭泼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得起我么？你照照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我还活着！”便撞在他怀内叫他打。众人一面劝，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袭人说：“别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为王子，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

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干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称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称愿。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作耍，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荳官，两个闻了此信，慌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负，咱们也没趣，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荳官先便一头撞去，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

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有委屈只好说，这没理的事如何使得！”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后头顶住。四人只说：“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过去。

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将四个喝住。问起原故，赵姨娘便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尤、李两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叹气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姨娘也太肯动气了！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姨娘快同我来。”尤氏、李纨都笑说：“姨娘请到厅上来，咱们商量。”

赵姨娘无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犹说长说短。探春便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一些顽意儿，喜欢呢，和他说说笑笑；不喜欢，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怨就怨，不怨时也只好叫了管家媳妇们，去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不见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儿，别听那些混帐人的调唆，没的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作粗活。心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得回房去了。

这里，探春气的和尤氏、李纨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伏。这是什么意思，也值得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计算。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的调停，作弄出来个呆人替他们出气。”越想越气，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那里寻针去”，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都说不知道。众人也无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总来回责罚。”

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都是夏妈素日和我们不对，每每的造言生事。前儿赖藉官烧纸，幸亏是宝玉叫他烧的，宝玉自己应了，他才没话。今儿我与姑娘送手帕去，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噉噉喳喳的，见了我才走开

了。”探春听了，虽知情弊，亦料定他们皆一党，本皆淘气异常，便只答应，也不肯据此为实。

谁知夏婆子的外孙女儿蝉姐儿便是探春处当役的，时常与房中丫环们买东西、呼唤人，众女孩儿皆待他好。这日饭后，探春正上厅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蝉姐儿出去叫小幺儿买糕去。蝉儿便笑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个别的人去罢。”翠墨笑说：“我又叫谁去？你趁早儿去，我告诉你一句好话，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

蝉姐儿听了，忙接了钱，道：“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诉去。”说着，便起身出来。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都坐在阶砌上说闲话呢，他老娘亦在内。蝉姐儿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他且一行骂，一行说，将方才之话告诉与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便欲去找艾官问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蝉姐儿忙拦住说：“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这话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说给你老，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到这一时儿？”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嫂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么遣你来告诉这么一句要紧的话？你不嫌脏，进来逛逛？”

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着一碟糕来。芳官便戏道：“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蝉姐儿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稀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这喜吃这个？我这里才有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不曾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呢。”说着，便拿了一碟出来，递与芳官，又说：“你等我进去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

芳官便拿着那糕，问到蝉姐儿脸上说：“谁稀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顽罢了，你给我磕个头，我也不吃。”说着，便将手内的糕一块一块的掰了，掷着打雀儿顽，口内笑道：“柳嫂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蝉姐儿气的怔怔的，瞅着冷笑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不打这作孽的！他还气我呢。我可拿什么比你们，又有人进贡，又有人作干奴才，溜溜你们好上好儿，帮衬着说句话儿。”

众媳妇都说：“姑娘们，罢哟，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俐的，见了他们对了口，怕又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了。当下蝉姐儿也不敢十分说他，一面咕唧着去了。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儿那话儿说了不曾？”芳官道：“说了。待一二日再提这事。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儿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的什么似的，又不好问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

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今年才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袭、紫、鸳皆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作五儿。五月之柳，春色可知。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的丫环差轻人多，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故如今要送他到那里去应名儿。正无头路，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

芳官一千人比别的干娘还好，芳官待亦待他们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芳官去与宝玉说。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见事多，尚未说得。

前言少述。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回复了宝玉。宝玉正为听见赵姨娘厮吵，心中自是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得等吵完了，打着春探春劝了他去后方从蘅芜苑回来，劝了芳官一阵，方大家安妥。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去罢。”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见瓶中亦不多，遂连瓶与了他。

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犄角子上一带地方儿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脚。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看，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说：“快拿旋子烫滚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都给你们罢。”五儿听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谢了又谢。

芳官又问他：“好些？”五儿道：“今儿精神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芳官道：“你为什么不住前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儿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怕没有人带着他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哟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说道：“我这里占着手，五丫头送送。”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红玉的，琏二奶奶要了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还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的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老了，倒难回转。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说，没有不成的。”五儿道：“虽如此说，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来了，一则给我妈争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为母。二则我添上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二为家中。三则我的心开一开，只怕这病就好了。——便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芳官道：“我都知道了，你只放心。”二人别过，芳官自去不提。

单表五儿回来，与他娘深谢芳官之情。他娘因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个珍贵物儿，却是吃多了也最动热。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个大情。”五儿问：“送谁？”他娘道：“送你舅舅的儿子，昨日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如今我倒半盏与他去。”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随他妈倒了半盏子去，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五儿冷笑道：“依我说，竟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倒又是一场事了。”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来，还了得了。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是贼偷的不成？”说着不听，一径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他侄儿正躺着，一见了这

个，他哥嫂侄男无不欢喜。现从井上取了凉水，和吃了一碗，心中一畅，头目清凉。剩的半盏，用纸覆着，放在桌上。

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走来问候他的病。内中有一小伙，名唤钱槐者，乃系赵姨娘之内侄。他父母现在在库上管帐，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因他有些钱势，尚未娶亲，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儿标致，一心和父母说了，欲娶他为妻。也曾央托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带出，他父母未敢应允。近日又想往园内去，越发将此事丢开，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来时，自向外边择婿了。钱家见他如此，也就罢了。怎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也同人来瞻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内。

柳家的忽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说：“姑妈怎么不吃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挂。”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面传饭，再闲了出来瞧侄子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簋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簋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说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第二用牛奶子；万不得已，用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宜外甥女儿吃。原是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着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么差使，有要没紧，跑些什么？况且这两日风声，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了。姑妈来的正好，亲自带去罢。”

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刚到了角门前，只见一个小玄儿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我们三四个人都找你老去了，还没来。你老人家却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疑心起来。”那柳家的笑骂道：“好猴儿崽了，休胡说，回来问你。”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别讨我把你头上的杓子盖似的几根屎毛捋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这不开门，且拉着笑说：“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若忘了时，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云。”

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薰鸡似的，还动他的果子！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儿，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屁声浪噪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分的’，倒像谁害了馋痲，等李子

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了他一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

小厮笑道：“哎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们，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们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

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总是写春景将残。说：“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样尊贵。不知怎的，今年这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不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

莲花儿道：“前儿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噁！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儿一次，就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说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头儿，算起帐来，惹人恶心；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

们算算，够作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买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又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了，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的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的。慌得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方将气劝的渐平。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前，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

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小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园门了。”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说毕，作辞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见迎头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

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谎。”五儿听